

清宫之谜丛书

人中妖

晚清权监之谜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阎东梅 董友 著

40.03

96
K249.09
21
7

清宫之谜丛书

人中妖

晚清权监之谜

成崇德 张研 主编
阎东梅 董存发 著

北京圖書館藏書

C

292976

中國
人民大學
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中妖: 清末权监之谜/阎东梅, 董存发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清宫之谜/成崇德, 张研主编)

ISBN 7-300-02004-6/K·204

I. 人

II. ①阎… ②董…

III. ①宦官-生平事迹-清代-通俗读物 ②中国-宫廷-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7.52 ②K252.09

清宫之谜丛书

人 中 妖

清末权监之谜

阎东梅 董存发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编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93 000 册数: 1—5 000

定价: 4.90 元

中国封建社会制造出太监——这一批非男非女的畸人。

性的残缺，心的阴暗，灵的变态，加之他们所处深不可测的皇宫，他们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以特殊心态和手段对历史事件及人物施加的影响，使他们像蛇一样，令人厌恶、恐怖，也显得十分神秘。而他们可悲可悯的身世、可恶可恨的行径、绝非常人的思维方式及其所作所为，又无一例外地成为人们心中的谜。

清末有三大权监：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

前言

01

《清宫之谜》丛书是系列丛书——《清帝传奇》的姐妹篇。

她同样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共十二册，每册十来万字。她同样根本区别于一些胡编乱造、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一些刻板教条、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篡改历史的做法，而是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力图文史哲结合、寓雅于俗、奉献给广大民众的尝试力作，于是，她同样是一部高品质的、能够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

十二册书以扣人心弦、惊险离奇的史实传闻，丝丝相扣、严译冷峻的逻辑推理，炳炳麟麟、云谲波诡的泼墨行文，引导读者走入一座座迷宫，破解一个个疑团。在分风劈流的跌宕波折和雄深辨析中，使读者在俗文化消闲的同时，登上雅的殿堂，站在清史研究的最高层次上，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十二册书凝结着作者与编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作者与编者将此心献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BA39/07

目 录

引子：昭昭铁牌.....	(1)
千古评说/人妖之辨/威严的交泰殿	
揭秘安德海.....	(8)
谜雾之中偶然登场/拌包计与穿针引线/两宫垂帘的“功臣”/大戏台风波/向铁牌挑战？/身首异处，闹剧收场	
探奇李莲英（上）	(28)
渔翁之利/选后之争/风流遗憾，千古之谜/皇后吞金，吴可读尸谏/谁继大统？/东陵祭祀的风波/割肉疗亲，醉翁之意在遗诏/慈安猝死，天下悬案	
探奇李莲英（下）	(57)
老佛爷降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万马军前/乌	

归芑,鱼齐岸/藏台榭/古井幽/清官怒打狗太监
/首鼠两端,狡兔三窟/玉兰之兆/汉白玉墓碑

释迷小囍张..... (107)

想发财,当太监/宣统帝被扣作人质/以钱换命
/水法寺与水晶宫/孤儿寡母,内外交困/拱手换
江山

引子：昭昭铁牌

16 世纪，远在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游弋着一支强壮强悍的民族。他们从清清的河水和娇嫩的草地上汲取营养，能弓善射，远交近攻，图谋霸业，窥视着辽阔中原的一举一动。他们急于问鼎中原的野心早已按捺不住，稍有空隙，便策马南下，横扫明廷。

这，就是后来入主中原，稳坐紫禁城近 300 年的大清朝满族前身——女真族。

一边是凶猛强悍，如旭日之东升，一边是老朽垂死，如夕阳之西下。仅一城、一关之隔，封建王朝中汉人统治的最后天下——晚明，已是龙钟老态，行将就木。随着百万铁骑卷起的尘土，铺天盖地地席卷关内，接二连三地攻城陷池，抽去了明王朝大厦中的最后几根筋骨，轰隆隆大厦顷刻间崩垮了。

一个全新的由异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清王朝建立起来。

一种朝气蓬勃的异域文化，像是一股清泉注入封建王朝僵尸般的肌体。识汉人字、读汉人书，吸吮着有几千年辉煌

历史的汉文化，女真人从他们往日的敌人那里学到他们所没有的精髓，兴利除弊，调整机制，在奋蹄疾驰的骏马身上，又加了狠狠的几鞭，践日而行，疾驰而飞。

金銮易主，龙袍加身，万亩良田，无限江山，并没有使他们高枕无忧。

他们深知，自己仅是一个马背上生、马背上长、马背上统治的“异族”，刚刚从原始的部落主一步跨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列，与庞大的汉文化相比，他们自己的那点历史、文明简直是微乎其微、九牛之一毛。

异常的冷静、异常的清醒。开国之初，万废待兴，他们首要做的是汲取汉文化的营养，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明智；兴儒学、倡科举，汉人的一整套统治思想、治国韬略和国家机器被移花接木，注入新的生机，竟奇迹般地运转起来，而且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崇尚汉文化，并不迷信，这也许又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在继承与发扬的同时，剔除几千年来沿袭而来的痼疾与糟粕。

任何一个史家评判明亡清兴的原因时，绝不会忽视宦官专政、祸国殃民的作用。

这些可谓之历史英才的开国皇帝，当他们远在庙堂之外时，曾企盼着明王朝内部多出几个刘瑾、魏忠贤之流；而当他们端坐于金銮殿之际，又何尝会忘记这样的奸佞同样会蛀空他们的大厦。

为此，清初顺治皇帝特下谕令，以此告诫后世子孙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工部据顺治福临的旨意，将“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的敕谕，铸成大小一样的三块铁牌，分别立于交泰殿、内务府、慎刑司三处：

“皇帝敕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貽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动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御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昭昭铁牌，明示天下，设置重重戒律，以绝宦官之祸。

如此空前绝后，煞费心机，终不能铲除其隐患，何不诏令天下，除去这一毒瘤？又何必姑息养奸，貽害无穷呢？

历代封建帝王，深居皇宫大内。六宫嫔妃，三千粉黛，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在宫殿林立，面积辽阔的内廷之中，清扫官院，搬运杂物，服侍帝后嫔妃，这些体力劳动非一般宫女所能胜任。借用上古宫刑的方法，阉割男性生殖器官，成为一种具有男子体力，又失去男子性功能的人，长年累月在宫中服侍内室，供奉男女主人的生活起居。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

宦官，又称太监、阉人。从秦始皇——中国第一个封建帝王起，到宣统帝——最后一个封建帝王，宦官就伴君左右，始终占据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纵观历朝历代，多少君王臣子无一不痛恨太监，历数其害：宦官专政，奸佞弄权，残害忠良，真可谓千夫指，万人唾。秦赵高搬弄是非，指鹿为马，一个尚非全人的太监，竟能把功盖千秋、助成一统天下的丞相李斯五马分尸；东汉宦

官与外戚的争权夺势，点燃了豪强争霸、割据一方的烈火；唐肃宗时，一个无才无德无能的“中人”鱼朝恩，竟成为几十万大军的监军，以后宦官监军似成定制；更不必说明代的刘瑾，素有“站着的皇帝”之称，曾狂言“三公九卿皆出自我的门下”，魏忠贤结党营私，杀忠良用佞子。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这种生理上有残缺，无法过常人生活的阉人，在心理上也不异于常人。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达官显贵，位居九卿之上，依靠的不是他们自己驰骋疆场的战功卓著，或者科场中榜，以文安邦的真才实学，而仅仅是用去掉那“要命的玩意儿”换来的权势，尽管“净身”是残酷的，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中，这无异于是最为“大逆不道”之事。以这样一个既廉价又昂贵的“血”的代价，换取攀登显贵的捷径。他们自知，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的货真价实的本事也仅仅如此，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非人的手段。良心、道德、人性，一切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是为达到其目的的敝屣，早已一文不值。残缺的生理，造成残缺的心理，强烈的忌妒、报复远远超出常人所为，历数历代宦官之害，已非常人所能为之，简直就是人中之禽兽，人中之妖孽。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太监皆如赵高、刘瑾之败类，亦有东汉蔡伦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架起东西方文明发展之桥梁……，堪称名垂千古，世代流芳。

同为太监，却有天地之别，一个是为害四方的“人中之

妖孽”，一个是万世称颂的“人中之英杰”。个中缘由，自有史家之公论，且就这一历史事实而言，毁誉之曲直，功过之是非，与个人秉性、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割断的关联。

就太监个人而言，几乎所有的太监都是出自家境贫寒、无权无势的寻常百姓家。怎样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且不论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仅就他们要出人头地，造就一番辉煌而言，亦无可厚非。既然封建制度为他们登上仕途创造了一条捷径，“要发财，当太监”，他们有意或无意看到了这一机会，或被逼无奈或毅然从之。他们入宫后生活有保障，在外人看来整日陪伴龙主龙子的福份，更不用说混到一定的地位，置地产，造宅邸，收养子，甚至纳妻妾，如此风光！如此得意！这与他们当初小小的“奉献”相比较，得到的要远远大于付出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那些欲平步青云，一夜醒来腰缠万贯的寻常人宁愿牺牲自己的肉体而追逐权势的原因之一。晚清出现的专以替人“净身”为体面职业的风气和京畿四周出现的名声远扬的太监镇、太监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社会而言，太监和太监制度也是由封建帝王和封建制度本身亲自培植的产物。

封建帝王庞大的三宫六院，繁琐奢侈的生活起居，需要一大批有强壮体力而又没性功能的男子来承担，这些太监其实只是封建帝王创造的一种牲畜、机器，既可当牛做马地劳作，又不会滋生事端。这是对内室（即内宫）而言。对外，对朝廷，要稳坐江山，必然要使用将相大臣，几乎所有的帝王无时无刻不担心其周围的兄弟、子女、妻妾、外戚、王公大臣弑君篡权。权衡之下，使用太监，这些位卑身贱、无子无

女的“阉人”，其篡权威胁的可能就小多了。尤其是在帝王昏庸、幼主软弱，或是太后垂帘干政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使用无才无德却能花言巧语、投其所好的太监，而不愿启用才大志远的能人，以减小来自各方的威胁。这也许是宦官专权、横行内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历代统治者，对宦官都是严加防范，或订立制度、条约，或立铁牌告诫子孙，限制宦官权势。太监和太监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

太监与皇帝，太监制度与封建制度，孰是孰非，又有谁能为之公断呢？

清代的太监每代都有 2000 人左右，慈禧当政时多达 3000 多名，直到宣统退位前还有八、九百名。清初管理太监的机构，有十三衙门之设，康熙时，废除十三衙门，改由内务府总理其事，在宫廷内设敬事房，设总管太监二人，管理宫内太监调动升迁等一切事务。太监，一般分三类：一类是在太后、皇帝、后妃身边；二类是各处的太监，有总管、首领等；三是普通太监，承担宫内一切之杂役。

自清初顺治帝立铁牌于交泰殿内到咸丰朝的近 200 年里，宫内太监基本上恪守成规，无大宦祸。咸丰朝内忧外患不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直逼京城，咸丰帝避难并死于承德行宫，顾命八大臣辅佐幼主同治帝。两宫皇太后欲垂帘听政，尤其是慈禧太后早想大权独揽，为了铲除障碍，实现其野心，借助太监安德海的穿针引线，残杀八大臣，一举夺得垂帘之地位。具有特殊地位的太监就此粉墨登场。

然而，慈禧太后，作为女中强人，其内心何尝不知历朝历代太监之祸国殃民？祖宗之禁律又何尝不晓呢？

同治五年，宦官肆虐，专横跋扈，满朝文武虽愠怒在心，却不敢谏言。只有一刚正直言的御史冒着丢官杀身之险，痛陈太监专擅权势，结党营私，罗列历代太监之害，援引先祖之禁令，企望当今皇帝明断圣裁，铲除宦祸。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权势，正是由这些太监的牵线搭桥，鼎力辅助。同时，她也深知太监中人乃历代宫中之祸害，除之，对于慈禧太后而言，也并非难事，既可抚慰众心，又能明正视听，于国、于民、于天下，都是拍手称快的好事。然而，于己——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太上皇”，在既无祖上荫德（慈禧的先祖叶赫那拉氏，乃是努尔哈赤的敌对部落首领），又无三军号令之兵权，要维护自己的权势，巩固她的统治，就势必要借助于太监的力量，铲除异己。留用太监，显然对自己是极为有利的，只是公堂之上不好交待，祖宗之法不可明抗，更何况自己尚未能完全主宰朝廷，羽翼未满……。权衡左右，思虑再三，一向以阴谋狡诈、阳奉阴违而著称的慈禧太后，玩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伎俩。

在公堂之上，慈禧以皇帝之名准奏采纳，明诰天下，禁止太监干政、涉政，如有违背，必定凌迟处死。这一诰令，果然博得满朝文武、天下百姓的一片喝彩，骗了个明君圣主的美名。而私下，她却纵宦为虐，排斥异己。由此导引出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权监，先后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演出一幕幕闹剧。

揭秘安德海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皇帝驾崩，其子爱新觉罗·奕訢继承大统。

次年元月，紫禁城内张灯结彩，满清群臣沐浴更衣，翘首以待新帝大典。年方19岁的咸丰帝，英姿焕发，踌躇满志，欲展宏图。然时隔不久，满腔的热情却变作了无限的惆怅。时值清廷财政拮据，吏治腐败，遍地灾情，俄、英、法等外国列强又窥伺东北，覬覦东南，边疆不靖，面对衰微之世，咸丰帝亦无力回天。

内忧已起，外患频发。太平天国的义旗，席卷大清半壁江山，英法借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八年，迫于侵略者的压力，清廷分别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1年)，各国列强以换约为名，又欲强加几项条款。英人提出：一要增加军费；二要在天津开辟通商口岸；三要允许各国公使酌带洋兵数十，入京换约。面对如此苛刻的无理要求，咸丰帝怒发冲冠，严辞拒绝，欲与洋人一比高低。英法公使见和议不虞，即刻从天津派兵，长驱直入，

直逼北京。兵书一日数报，京城里一日数惊。咸丰帝虽身居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内，幽静的环境驱赶不走他心中的焦虑，众大臣更是惊恐万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尚书肃顺等人商议出一个避难的法子，竭力怂恿咸丰帝驾幸木兰，移居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咸丰帝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中惟有洒泪一走了之。命端华入宫，密谕携皇后、贵妃及皇子等人一同随驾出幸。命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留驻京城。

八月八日，皇帝携同皇后钮祜禄氏、皇贵妃叶赫那拉氏、皇子载淳等一百余人启銮北狩。在北去承德的大道上，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气势依旧威严庞大。端坐于御辇之中的咸丰帝，清俊的脸上布满憔悴与迷惑。回首望去，渐渐缩小的红墙青瓦，身后卷起阵阵尘烟，一种无以言表的情绪袭上心头。

奉命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訢，本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兄弟。咸丰自幼丧母，是由奕訢之生母静贵妃一手抚养成人，她视咸丰如子，咸丰亦亲之如母。因此，他与奕訢自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课读之余，小哥俩常在一起研究兵法，习练武功。咸丰登基以后，奕訢成为他的得力大臣。咸丰五年，静太妃患病薨逝，尊为康慈皇太后，谥号曰孝静，奉安东陵后，神牌回京，升祔奉先殿。按清之祖制，不祔太庙，即是不为皇后。奕訢力争，谓既已称后，就应祔庙。由此，兄弟二人发生冲突。咸丰帝气愤之极，特下朱谕，将奕訢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悉予开去，咸丰与奕訢的关系开始出现裂隙。此后不久，奕訢虽又官复原职，但君臣关系已远不如从前。直至两宫太后当政，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将孝静加称皇后，升祔太庙，此案才得了结。这次留下奕訢守城，一方面因恭亲

王是军机大臣，能统辖三军，调动京内文武百官，另一方面亦是不愿让恭亲王随驾前往热河行宫，这也是咸丰帝身后留下的八个顾命王大臣之中，何以没有恭亲王的原因。

一面是快马加鞭离京逃往热河，一面是英法联军耀武扬威直逼北京。恭亲王奕訢匆匆召集在京大臣商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兵压境，眼见二百余年的大清江山就要毁于一旦，惟有讲和一条路可走。八月二十二日，就在众大臣聚议紫禁城之时，英法联军已闯入圆明园，守园将士虽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侵略者大肆抢掠，随后又纵火焚烧，企图销赃灭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圆明园，烧了三天三夜，几千间亭台楼阁，变成了堆堆瓦砾，几百顷花果树木，化作了片片焦灰，其内珍藏的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更是荡然无存。九月九日至十一日，奕訢代表清政府又与俄、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

咸丰帝率众后妃及皇子仓皇出逃，一路之上，朝受风霜，暮惊烽火，及至热河行宫，早已人困马乏，精疲力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有喘息功夫的皇上与众随从，被一封六百里加急快报震呆了。圆明园烧了三天三夜，内中财宝掠括净尽。呆若木鸡的咸丰帝只觉得眼冒金星，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上，双腿发软，咕咚一声瘫在龙榻之上，众大臣急呼“皇上！”过了好一会儿，咸丰帝慢慢把目光移向南面的京城方向，想到几百年的祖宗基业，竟毁于自己之手，心中一阵阵剧痛，顺着双颊流下了两行热泪，他在哭泣，他的心更在流血！

经历了这场打击，皇上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孱弱，想当初那股施展宏图大志的勇气，早已烟飞